

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説卷二十七

宋 衛湜 撰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鄭氏曰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舉成數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夏天子設公卿大夫元士之數王制之文鄭皆以為殷法此獨云夏制者以明堂位殷官二百與此百二十數不相當周官又三百六十

長樂陳氏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始動於子參之於

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凡此天數也故曰天之數始於一終天之數得八十一先王之建官外則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内則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則天數故也大玄以一玄象一辟三方象三公九州象九卿二十七部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家象八十一元士少則制衆無則制有蓋太玄取諸太極而已故其數如此老子之書終於八十

一難經亦止於八十一皆此意與

嚴陵方氏曰三公之數則取陽數而成也九卿則倍公而三之也二十七大夫則又倍卿而三之也八十一元士則又倍大夫而三之也天子理陽道於建官之數每準於陽焉后治陰德亦以是為數者特從夫而已夫位尊者其事約而總位卑者其事詳而分故官之法位愈卑而數愈倍焉以周官言之大宰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則中下之

士互相倍可知而此不言者以陽數窮於九九故止八十一元士終焉若黄鍾律終於八十一數

馬氏曰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成數言之蓋百也此唐虞之制也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夏殷之官則倍於唐虞之制而鄭氏則以此為夏制其說蓋誤也天子六卿而二卿一公故有三公天子六卿之中又有三孤焉故天子有九卿

山陰陸氏曰周官三百六十則夏殷宜二百四十唐虞宜百二十而書曰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舉成數也所謂天子建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有二十唐虞三代所不變自餘雖多稱事為之非其正也故經所言其數止此而已

延平周氏曰三方三公皆天道者也九州九卿皆地道者也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之與大夫元士皆人道而已矣

廬陵胡氏曰鄭以為夏制以周官三百六十此百二十而明堂位殷官二百故云夏制然以明堂位夏后氏之官百則比此官數為少以書夏商官倍是為二百則比此官數為多是夏之官數與此亦不合鄭何據也且王制鄭皆以為殷此獨云夏首末已自舛戾況又數不合乎可疑也

劉氏孟治曰職之隆者事益簡職之卑者事益衆故三公所以論道經邦佐天子理萬幾調萬化國有大

事而有大興作大利害則有卿焉等而下之或典禮樂或任簿書此九卿則三倍於公大夫又三倍於卿元士又三倍於大夫也然與明堂位不同者蓋上古之時事簡則官亦簡後世事日益多官日益衆王制雜舉三代之制亦有不同明堂位特舉成數而言之耳

講義曰官之因革不槩見於世也孔子聞郯子之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孟子答北宫錡之問謂

其詳不可得聞諸侯惡其害已皆去其籍然則此經所載及書之周官與明堂位所載建官之數其不同者亦各舉其略不必切切然求合也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鄭氏曰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是

矣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

孔氏曰此一節論夏天子命諸侯之國卿大夫及士之數前云夏官此亦夏禮卿大夫士數五等之國悉同但大國三卿並受命於天子耳夏之大國謂公與侯殷周大國並公也次國者夏則伯殷則侯周則侯伯也小國者殷謂伯夏周同子男也鄭註或者是又為一說謂畿內之國唯置二卿並是其君自命之令

記者或欲因子男此又以見畿内之法故捨去子男一卿命於王者而不言也案崔氏曰大國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也三卿則上中下三品而含上下令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為言耳知大夫有上

下者前云次國之下卿當大國之上大夫是也何以五人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是也司馬之下唯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故何休註公羊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又冢宰云施典於邦國設其參傅其伍鄭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

石林葉氏曰說者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

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是謂三卿以理考之諸侯南面之君莫不有天道也嫌於上逼天子則不可以立天官知節則令自己出謹度則禮皆上制故不可以立禮官君有道變法而臣以死守法不可以立刑官雖然富而後教教而後刑先王不易之法也司徒所主者地道既有以教之則禮在其中矣司馬所主者國政既有以正之則刑在其中矣司空所主者國事既有以富之則教在其中矣三卿足以具六

官如此而魯作三軍者三卿也季氏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季氏盡征之此三軍所作非歸於公室而歸於陪臣則春秋之所譏也至於小國則所治者寡而其臣屬不備故止立二卿豈有司徒司馬而無司空者與

長樂陳氏曰方伯之國必立之三監諸侯之卿必命於天子者以其專征於一方知節於一國不可不防之也周官邦國設其參皆三卿也此小國則二卿蓋

非周制與下言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周官則小國之卿再命大夫一命皆非周制故也管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享之辭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受下卿之禮而還則國高命於天子者也籍談曰羣伯非命卿也則羣伯非命於天子者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者也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以其強弱之勢異故也三等之國卿數不同大夫士之數則同者卿則合治

大夫士則分職故卿數與禄以國之大小為差大夫士之數與禄則同焉而已於大夫言下大夫則知卿之為上大夫也於士言上士則知其中下也

嚴陵方氏曰受命於天子者為隆受命於其君者為殺此隆殺之别也不言中下之士則以各居其上之三分見之

廬陵胡氏曰鄭氏謂此皆夏制今案周禮凡三等國卿大夫士之數悉與此同又春秋周法也魯季孫司

徒叔孫司馬孟孫司空三卿也曾子問亦明周法而云國家五官則五大夫又冢宰施典於邦國設其參傅其伍參謂三卿伍謂伍大夫也則此乃周制鄭氏必以為夏官何哉

李氏曰周官大宰職施典于邦國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施則于都鄙立其兩參即三卿也伍大夫也殷上士也輔庶人在官者也兩貳卿也司馬職曰凡制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命卿為

之則知雖畿外之小國猶一卿命於天子也二卿皆命於其君者畿內之國也葢六命司官則得以自命卿矣畿外舉大國次國以見小國畿內舉公卿以見大夫理或然也書曰魯人三郊三遂葢魯大國也故得三軍然則春秋何以書作三軍葢譏其益一大夫也

山陰陸氏曰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此非脫誤著畿內之國二卿爾上言畿外下言畿內亦互相挾葢言

之法多如此案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則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可知一命不言不過亦言之法

延平周氏曰一國之事皆委於諸侯而其卿必命於天子者有微意存焉國有大小而下大夫上士之數皆同何也國雖有大小其六職之屬各有條目而不可闕此大夫與士之數所以同也臯陶謨於有家言三德於有邦言六德於天下言九德是有邦雖殊而

用六德之人則一也周官小國之士不命此於小國亦言上士者雖不命而其等亦有三也

東萊吕氏曰周家封國八百固是小大相維本末相制有道而王室尊安雖無道亦使未能無弁得其中自有總攝處如上卿命於天子如貢財於天府如此非一故易控制自東遷之後此法漸漸不存矣

永嘉徐氏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聖人觀地上有水之象為之非其不得已也中畿千里環列五服選賢

建德與之共理其維之有法其御之有道聖人所以與天下為公而非私其力以為已也試觀其内諸侯禄外諸侯嗣内外非有輕重而又更出迭入為之諸侯不得以久其權也列國之卿命於天子王臣布在諸侯之國而諸侯每歲貢士實在王都諸侯又不得私其人也聖人封建之大權其内外相維可見於此矣且大國三卿命於天子則朝廷所自命者也小國二卿命於其君則君命之者也夫國之大者宜專其

命國之小者宜自上出也命其大不命其小聖人控制大邦優假小國之意深矣自周之東上失其柄而權綱不收諸侯擅自廢置無復王制之舊既僭用三卿矣而復制左右以擬三公是實備王官之制也其後齊魯鄭三國皆有三卿攷之周禮大國之卿司徒司馬司空是也是雖天子所命之卿而春秋之時諸侯自命不請於王者多也惟魯之單伯鄭之祭仲說者以為命大夫也齊高國管仲所謂天子之二守國

高在是為天子所命之卿外是私自立者相環也至於晉其僭王制甚矣晉為伯主多置羣官而天子之命卿其名僅存耳卿以軍將為名而三軍之制一軍有二卿其將若佐皆卿也邲之戰實備六卿至於司馬司空反位大夫之列不復卿官矣故魯侯賜服而三帥以三命而司空僅與軍尉侯奄均受一命爾是六卿皆三命也則晉僭王制而廢命卿豈不大可誅乎命卿不出於王而戰國之世周王乃命韓趙魏三

卿為諸侯然則非晉之壞王制乃天子自壞之也漢初藩國大者其官制至同漢朝亦甚無别然二千石以上漢自為置而國事皆隷於傅相侯王不得私自置也文帝之世賈誼方憂之曰漢之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各徧置私人誼可謂善識封建者矣當文帝時淮南厲王逐漢所置二千石而請置帝實許之毋乃壞其法乎其後七國之叛衡山淮南之亂大抵皆私自置官也自武帝後得仕京師而諸侯自私其

人矣大非古昔天子命諸侯貢士之意也唐藩鎮之亂亦以節度留後皆得以辟置如烏重胤之羅致石温二生董晉之辟韓退之嚴武之辟杜少陵其賢者既歸之而怙強負固者又得以私姦黨而終成藩鎮之亂若唐亦不識内外之勢矣國初收藩鎮之權而置轉運使通判使主諸道錢穀雖所以制其財而實察之也其可謂善審天下之勢矣

劉氏彛治曰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大國之諸侯其富貴足以埒天子其制度足以擬天子驕奢易萌僭侈易生儻使權柄一出其手則馴致於陵其上者未必皆諸侯之罪亦上之人無有維持之也故京城不度所以啓叔段之不義下堂而見所以見周室之不競故知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理三子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王者之制於大國則必致其詳於小國則必致其略蓋以此也大國三卿若可命矣而必出於天子小國之卿宜出於天

子之命矣而聽於君何者盖小國之勢其權其力可以潛削而黙制之而大國之君則當杜其兆而塞其源也是以五等雖同而大國則一受命於天子也

金華邵氏曰大國欲其權不侔上故三卿皆命於天子小國欲其權足以制下故二卿皆命於其君次國則處乎大國小國之間故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言下大夫而不言上大夫者以上大夫即卿如前所謂諸侯之上大夫卿是也言上士而不及下士

者以中下之士有時而闕如前所謂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是也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鄭氏曰使佐方伯領諸侯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遣大夫往監方伯之國州别各置三人之事每一州三人三八二十四人𣶒崔氏曰此謂殷之方伯皆有三人以輔之佐其伯謂監所領之諸侯也周則於牧下置二伯亦或因殷使大夫

為三監故燕禮云設諸公之坐鄭云公孤也大國孤公一人而云諸公者容牧有三監然則天子於州牧之國別置三大夫以輔之其尊卑之差則下文其禄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禄視諸侯之卿者謂公之孤也故燕禮謂之諸公與公孤同也尚書使管叔蔡叔霍叔為三監者為武庚也與此别也

嚴陵方氏曰方伯専征於一方其權實重焉天子不可不大為之防每國三人故謂之三監必以三人為

率者則與三公同義不使卿為之止使大夫為之以見天子之尊雖使其大夫固足制於方伯故也若書所謂三監名義雖同其人則異焉

馬氏曰周官曰天子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牧之下又立監所謂三監者是也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八州八國總而為二十四人所以佐方伯統領諸侯之治也三監之祿則視諸侯之卿其爵則視次國之君其祿則取之於方伯之地為方伯之佐也

山陰陸氏曰武王立武庚於邶以管叔蔡叔監之謂三監所謂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也管蔡二人而已則三監蓋不必備然管叔受鄘蔡叔受衛所謂其禄取之於方伯之地者此之類也周官曰建其牧立其監然則武庚二王後其上公與蓋九命作伯者也知然者以微子之命曰庸建爾于上公尹兹東夏知之也鄭氏謂二王之後不為牧不知何所據而言爾

延平周氏曰方伯專征伐者也監以大夫有徽意存

馬

劉氏孟治曰天子之於大國諸侯何其拳拳不釋焉三卿之命諸侯不得而專皆出於天子矣又使其大夫為三監監其國蓋天下之患當制其始始之不制終將若何故隄防益密法度愈詳不如是則不足分其權也不惟此也諸侯之征伐固所以捍外患而禦外陵必天子賜之弓矢然後敢征諸侯之生殺固所以助天子之賞善罰惡必天子賜之鈇鉞然後敢殺

今也諸侯之貴而大夫有以制之有以見天子之重矣

金華應氏曰方伯者天子所任以總乎外者也又有監以臨之盖方伯權重則易專大夫位卑則不敢肆此大小相維内外相統之微意也黄帝設左右太監則總察天下不過二監耳其所謂二監即唐虞四岳商二伯之任也周太宰之職曰建其牧立其監大槩可見者如此而條畫之詳無所攷先儒以三公之孤

四命者當之要亦一人耳大國三卿而其二命於天子故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孤者王朝之所遣二卿則大國之所置而必出於王朝謂之二守亦曰助天子之耳目耳是所以為三人與若管蔡霍為三監雖以監殷意其亦仍舊而置耳武庚既誅殷民又遷則無復可監矣然康叔猶以司寇受封而嗣為是職曰王啓監厥亂為民又曰自古王若兹監其所從來也蓋古而非今矣司寇王朝之臣也而被命以

監臨則為諸侯之長故黎侯於衛而責其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是時周衰衛弱黎人猶以是望之則此制長存人自不能舉耳推此則為監者不必專遣大夫諸侯之嘗為王臣者亦可就兼之諸侯為監則他國亦必聽命而方伯連率又不必特置與然則邦國之建牧立監政謂在邦國之中爾

天子之縣内諸侯禄也外諸侯嗣也

鄭氏曰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禄如諸侯不得位外

諸侯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天子縣内食采邑諸侯得禄不得繼世及外諸侯父死嗣位之事畿内公卿大夫之子父死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為公卿大夫故直云禄也有罪乃奪之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經譏尹氏崔氏是也此父死子禄者不在九十三國之數言縣内夏法也殷周

亦然畿内諸侯父死視元士若有賢德乃復父位若畿外諸侯父死未賜爵亦視元士除服則襲父位故下文云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畿内不世爵而畿外得世者以畿内諸侯則公卿大夫輔佐於王非賢不可故不世也畿外諸侯嘗有大功報其勞効又在外少事故得世也

嚴陵方氏曰内諸侯則公卿大夫士是也外諸侯則公侯伯子男是也夫禄所以養其人嗣所以傳其國

內諸侯臣道也止養其人而已外諸侯君道也故傳其國馬經亦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蓋謂是矣

馬氏曰天子之縣內所以待有德也有德者必有以食之而食之則不可以不繼世而必有世祿之法也外諸侯嗣也所以報有功可以繼而有世爵之法也天子縣內植舊德之臣不可繼故尹氏世卿而春秋譏之也外諸侯所以報有功可以繼唯寓公則不繼

世然而天子之縣内而謂之諸侯禄者盖天子三公之田則視公侯卿則視伯大夫則視子男元士則視附庸而有德可以使之出而為諸侯若韓宣子之類是也外諸侯嗣也而有功者可以使之入而為公卿若鄭武公之類是也

長樂陳氏曰卿大夫之於采邑猶諸侯之於國故采邑亦可謂之國上言縣内九十三國是也采邑可以謂之國則卿大夫亦可謂諸侯此言縣内諸侯是也

禮卿大夫出封加一等諸侯入臣或降一等鄭武公以伯爵入為司徒則是七命而降之以六命也命之升降不同以其勢之屈伸異故也世之祿嗣不同以其功之厚薄異故也蓋外則有功之所封不世嗣不足以崇其德内則佐王而已不世祿不足以稱其功故外者必嗣不絶功臣之世也内則必祿不棄賢者之後也禮曰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言國則嗣可知言采則祿而已然卿大夫固有

常數而采地固有常地使其身死而繼之不絕何采地之可食邪

李氏曰古者生財有道用財有禮故仕者世禄而有餘也雖然未嘗不教之使盡其材致其美以見於事業唯其有禄也所以異於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唯其有放黜也所以異於官人以世者也

石林葉氏曰內之公卿大夫其受田視公侯伯子男固亦通稱為諸侯也內以世禄為主而有賢者亦得

世爵外以世爵為主而不賢亦止於世禄然則諸侯之子自非大惡猶得襲位而公卿大夫之子必賢而後爵豈輕内而重外乎蓋古者公卿大夫有功德則出封為諸侯是在外之世爵者乃内之世禄世臣也至諸侯有功德亦必入而為公卿是在内之世禄者或在外之世爵諸侯也内外更易而輕重所以均者此先王之仁政也

永嘉徐氏曰古者寰内諸侯世其禄而不嗣與寰外

諸侯異者何哉先王為官擇人不以私害公功不可忘報故世其禄以報功官不可以非賢故不世其位為官擇人公卿大夫選命賢者為之不以父兄故而私授之也以父兄故而世其官則非公選矣有虞之時賞延於世所以報功至於殛鯀興禹亦不以父之惡而廢其賢唯其功而已矣三代之際皆以世禄夏之縣内諸侯不世爵而外諸侯則世爵内諸侯何以不世非賢不任也外諸侯何以世盖繼世以象賢傳

國以報功也殷人貴富說者謂臣能世禄曰富以見
殷之大夫亦世禄也自紂官人以世不問賢否皆嗣
其位而不易先王之官始壊矣周之興也文王治岐
仕者世禄而詩言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葢忠厚之化
雖周王皆世禄也裳裳者華之詩作棄賢者之類絶
功臣之世而世禄亡矣然周之制畿内之地有功者
與之不令世有至於畿外之地則容或世嗣矣温畿
内之邑也成王嘗以封蘓忿生矣襄王又以賜晋文

矣晉復以與狐氏陽氏而後及郤氏葢王官之大邑畿内之采地亦不使無功者得以世守也至於諸侯之大夫其有功者得世其禄官有世官則有世族是也無功則奪之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是也若有功則不奪之矣春秋之時卿以世襲不復計功矣然其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其名不書其世以其未賜族也自後官不擇人世執其柄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葢譏世卿也卿

既世襲權移於下馴至三家專魯六卿分晉則内諸侯不世官之制先王防微杜漸之意深矣漢之封國有山河之誓諸王列侯襲父故爵外諸侯得以嗣守而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同産子一人為郎然不以德選至哀帝時始除其令亦謂其官以世不以賢而不得私愛害公選也唐太宗嘗欲功臣並世襲刺史使後嗣長為藩翰而長孫無忌固辭而遂止時于志寧亦奏古今異時非久安計馬周論宗室

功臣悉藩國世守其政若今有不肖子襲封嗣職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存之則欒黶之惡已暴蓋時世異變雖外諸侯亦不可使世其官也天寶以後地分於將領而藩鎮得以世襲遂使自辟其人自強其兵唐卒以此召亡太祖皇帝懲五季之變遂與趙普議削藩鎮之權而制其錢穀收其精兵自李彝興馮暉折御卿之外餘皆不使之世襲蓋深識時變者矣

劉氏孟治曰封土有定法故先王嚴内外之辨本強則國安故先王有禄嗣之别畿内而封諸侯以嗣則天子之公卿大夫何以禄養畿外而不封諸侯則藩宣屏翰焉得其人故内之諸侯則惟食采地外之諸侯則得以世世其爵也

武夷胡氏曰隱公三年書尹氏卒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爲周亂階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爲後世鑒也或曰世卿

非禮褎褎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世其禄世卿之官嗣其位禄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

方氏曰自畿以内皆天子所有也豈人臣之所專凡内之受國者止於食土之毛而已而不得世有其地

自畿之外固諸侯所共也豈天子之所私故凡外之受國者非特食其地之所出而又得以世嗣焉其固先王輕其內而重其外哉以為內之諸侯使之有其地則無以統於一而強天子之勢矣外之諸侯不使之專其國則孰能勤於王而相與以安天下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

鄭氏曰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衮三公八命矣復加一

命則服龍衮與王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非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

孔氏曰此一經論王制三公以下次國小國之君爵命之數制謂王者制度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為上公而著衮冕故云一命卷九命卷龍之外依制不合有其服若有加益者是君之特賜非禮法之常則雜記謂之褎衣也此則禮緯九賜之衣服與

宗伯再命受服不同此篇皆王者之制於此特言制者以三公位尊又加一命其事極重故記者特云制也卷字周禮及覲禮皆作衮鄭註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臯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日一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蟲六此六者皆畫於衣宗彝七藻八火九粉米十黼十一黻十二此六者皆繡於裳至周則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又登龍於山取

其神登火於宗彝取其明尊神明也而冕服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驚之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之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之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衣法天故章數竒裳法地故章數耦引周禮司服丈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

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引此者證三公一命衮也然則此經三公一命卷謂周制也周以前則山在衮上不得云一命衮也

長樂陳氏曰星五星也辰十二次也華蟲雉也宗彝虎彝蜼彝也粉粟米米聚米也黼白黑文也黻黑青文也蓋日月星辰在天成象者也山龍華蟲虎蜼藻火粉米黼黻在地成形者也在天成象者道之運乎

上在地成形者道之散乎下道固始終於東北故山
龍而降始山終黻莫不有序何則山居東北冬春交
也龍春也華蟲夏也虎秋也蜼冬也周而復始則藻
春也火夏也粉米中央也黼秋冬交也黻冬春交也
龍與華蟲陽之陽也故繪而在衣虎與蜼陽之隂也
故繡而在裳然則古者合三辰以在服備十二章以
則天數故章與四時相順後世判三辰以在旗而服
止九章以法陽數故章與四時相變觀周禮稱衮冕

禮記稱天子龍衮又曰龍卷以祭上服言龍衮而不言山則升龍於山可知也司服五章之服則毳冕毳毛物毛物虎蜼也五章言毳冕而不言藻則升火於宗彝可知也升春物於冬冬春交之上升夏物於春之前則章與四時相變可知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王之三公在朝則八命而服七章之鷩冕及其出封加一等乃賜之以九章之衮冕衮雖三公可服非有加則不賜也凡以有制存焉爾故曰制

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詩言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蓋謂是矣以八命而加一命則九命矣故曰不過九命不過九命則典命所謂以九為節者也不過七命則典命所謂以七為節者也不過五命則典命所謂以五為節者也

馬氏曰加之以卷者言人臣之極也賜可以加而命不可以加周官所謂唯賜無常是也然則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而三公亦得以服衮者

蓋其服衮則同而其旒數則異也故三公有降龍而無升龍

山陰陸氏曰侯伯七命若加一命則為州牧又加一命是為州伯牧亦伯也皆九州之長知然者以周官乃施典于邦國曰建其牧立其監而王制云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知之也牧八命也九命則謂之伯伯正名其為長蓋上公一命卷者也然入天子之國亦曰牧避二伯也牧八命而冕服

七章常七旒猶三公八命服鷩冕卿六命服毳冕牧雖八命即為方伯猶賜秬鬯秬鬯九命之賜也故王季為州伯詩曰瑟彼玉瓚黄流在中傳以謂九命然後錫以圭瓚文侯之命平王錫之秬鬯圭瓚孔安國謂平王命為侯伯

李氏曰陽中則動以變故易於震為龍隂極則静以止故易於艮為山龍取其變也山取其止也臣體常者也三公入於王朝則全於臣故服衮冕八章而其

章以山為首詩曰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是
也君制變者也上公出封於外則全於君故服衮冕
九章而其章以龍為首周官曰公之服自衮冕而下
如王之服是也三公衮以山摯以辟上公衮以龍摯
以圭其義一也卷龍衮也以其能見能躍能飛其伸
也其屈也皆不可知故曰卷猶雲門謂之大卷也
石林葉氏曰莫非制也於衮而特言之者以衣服制
之顯者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之在天者以日月為

之運星辰為之紀其施於人則仁而已無為而仁者山也仁而不可知者龍也仁藏於不可知而顯於可知者禮也禮者文而已其文可知者華蟲也凡此皆以象天德也天德者陽也故作繪而在上宗彝者虎雌之彝也何以知其然以禮謂之毳而鄭氏謂之虎雌鄭氏必有所受之是以知其然也虎者義也雌者智也雌能以尾窒鼻而禦雨患是能達於體用趨時能變此所以為智也為虎又象之於宗彝者以其奉

宗廟為大事也其清足以自潔而可薦者藻也其明足以燭物而可以烹飪者火也米養人者也粉之則其利散而均於養人而已不足以為道必有以裁制之斧者所以為裁斷也施裁斷不可以無辨黼者辨物之謂也其位在東北陰陽於是辨焉凡此所以象人德人德陰也故絺繡而在下五帝之德同乎帝則具乎天德故三辰為上而龍以仁次於山火以明次於藻三王之德應乎人則具乎人德日月星辰既登

於旗則冕服不可不法乎天道故龍以變化不可知
而登於山火以明而有功則登於宗彝然則舜之冕
服盡於十二周之冕服止於九章而此言三公一命
卷者其人在內八命而出封加一等則從九章而衮
冕也蓋三公近於天子而爵位盛大其德無私其仁
足以長人而藏於不可知故衮冕自龍而下九章如
王之服卿在內則六命其出為侯伯之君則從七命
而鷩冕卿雖爵位次於公而為諸侯伯則其仁亦足

以長人以其顯於可知故驚冕自雉而下七章如公之服大夫在内則四命其出爲子男之君則從五命而毳冕大夫雖帥人以智而進退以義故毳冕自藻火而下五章如侯伯之服凡此諸侯之冕不純乎臣道則以衣之在上者爲主若大國之卿三命而已其道苟足以養人則可以輔國故絺冕自粉米以下三章如子男之服小國之卿一命而已其德苟足以辨善惡則無枉已而仕故玄冕自黼而下如卿之服凡

此諸臣之冕皆純乎臣道則以裳之在下者為主衣在上所以象乎陽其色用玄玄則赤而兼黑陽以陰雜之也裳在下所以象乎陰其色用纁纁則黄而兼赤陰以陽雜之也玄者北方之屬天道在北則寂然不動而纁者南方之屬地道在南則有為以與萬物相見形而上者寂然不動而出於無為故衣用玄所以尊道形而下者有為與萬物相見而代有終者地道故裳用纁所以下功諸侯有時而在人上則主乎

道而體天唯其在內嫌於外逼天子故其命以八以六以四則從陰之數至於在外者有君人之道故其命以九以七以五則從陽之數諸臣無時而不在人下則主乎功而法地唯其法地故在內而言陽數則無嫌於天子在外而言陰數則亦無疑於其君無嫌疑者以其位界也故下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然周官言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

命與此異同何也蓋古者孤卿大夫雖有常名而其職固有相通者矣以其相通有孤而兼卿大夫為之者周官詳於其職故舉上以及於下王制略其兼官故舉下而見於上猶之孟子之言卿大夫元士受地視公侯伯子男其制為略王制則兼三公附庸而言之其制為詳不害其意同也

永嘉徐氏曰古者設官之制其爵以五其命以三自上公九命至於子男五命品級異等而不可亂自上

公袞冕侯伯鷩冕至於子男毳冕儀章異數而不可越周官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五等之命司服自公之服至子男之服所衣之服必從其命其命不差則其服不僭先王所以正名分而章服采也故嘗論衣服之制自黄帝堯舜取諸乾坤以為衣裳蓋法天地以制為上下之服非私自創立之也虞夏之制天子祭服自日月以下十有二章蓋㑹天地萬物於一身以照臨百官文采物色靡一不備而臯陶謨所載

五服五章以命有德謂之天命自天子十二章至卿大夫之三章其别為五如天造地設不可紊也公之衮冕其章數同於王而其旒數則異故上公之衮無升龍而旒則以九固自有等殺也豈曰公之服與王同而得純用之無所等倫於其間哉自成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而禘祀用衮冕為魯禮之常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東遷之始晉武公之大夫請命於周而無衣之詩作始曰無衣七兮次曰

無衣六兮雖晉侯國豈無七章之衣而固不敢上視侯國庶幾於六命之服而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否也其猶知存王制也其後晉文之伯周之策命為侯伯而賜之大輅鷩冕之服則是猶出於王命而不輕以禮假人也當魯僖公之時尚存諸侯命有三等之制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蓋子男加二等則服上公衮冕之服是出於上之特恩而諸侯不敢私僭也豈非西周之澤未遠而

制度猶未泯乎

三山林氏曰黄帝始備衣裳之制舜觀古人之象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於裳以法乾坤以昭象物所以彰天子之盛德能備十二物也使服其服者當須有是盛德焉繪以三辰所以則天之明尤為君德之光自黄帝以來歷代之制莫不然也周人特備以旒繅之數耳周禮乃無十二章之文司服惟有袞冕至玄冕説者謂周登三辰於旗服

惟冕九章嗚呼何說之異也自堯舜至三代文物日以盛名分日以嚴儀章日以著夫子於四代禮樂特曰服周之冕取其文之備尊卑之有辨也何得至周反去三辰之飾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邪豈有王者象三辰之明歷代皆飾於衣周人特飾於旗有何意乎況又謂上公九章而王服亦九章將何所別周公制禮防亂萬世乃至於無別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

天則十二章備鄭氏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祓衮以象天周制固然也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以九魯乃加以十二之理乎

秦溪楊氏曰詳玩司服經文則知有虞作服十二章周亦十二章昭然甚明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鷩冕七章衮冕九章推而上之則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享先王則衮冕衮冕者繪衮龍於服而冕也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者繪華蟲於服而

冕也葢服有六而冕則一先鄭謂六服同冕是也祀

昊天上帝之服備十二章則繪三辰於服而冕可知

也今不曰三辰而冕而曰大裘而冕果何與葢享先

王先公之禮備乎文則以衮鷩之文明之祀昊天上

帝之服尚乎質則以大裘之質名之與牲用犢席用

槀秸器用陶匏之意同所以尊天也祀昊天上帝之

服雖不言三辰然服備十二章則三辰不待言而可

見矣鄭氏乃謂有虞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

於旌旗冕服惟有九章然公自衮冕而下王又自衮冕而下君臣同冕略無區別必無是理賈公彦云鄭氏九章此無正文鄭並以意解之則疏家已知其非而不信之矣惟其並以意解故後世尊用其説始有悟其上下之無等尊卑之失次者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制擬於至尊遂制天子服繡衣公卿服織文矣唐長孫無忌以帝祭日月服元冕旒三章而三公亞獻服衮孤卿服毳鷩貴賤無分而天子遂止於

服袞他冕畫廢者矣先王制禮必本於天理人情之公自上古至於周天子仰則天數路十二就常十二斿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繅十二就而冕服之章莫不皆然鄭氏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旗而冕止九章不知龍登於旗山登於俎黼登於扆九章亦可損乎前乎康成如漢明帝用歐陽說義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其說猶用周制也自鄭氏以意解經九章之說於是乎始故行

之後世卒有不厭於人心并與古制而去之者可勝嘆哉

講義曰周官典命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鄭氏謂大夫為子男卿為侯伯然則三公九命次國七命小國五命可知矣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鄭氏曰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

命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

孔氏曰此一節論大國小國卿大夫命數多少不同之事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下卿一命故鄭云互明之大國上卿三命下卿再命次國上卿再命下卿一命小國上下卿並皆一命故云卿命則異大夫則大國次國小國皆同一命以大國下卿再命差之明大夫

一命又小國大夫一命則次國亦可知矣是大夫皆同也此夏殷制案周禮公國之孤四命與餘卿不同則知此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亦謂孤也大國下卿再命者謂除孤以外之卿就再命之中分為中卿下卿也故前文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是也次國之卿再命亦謂上卿執政者若魯之季孫下卿一命亦分為中下二等故前文云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是也小國之卿雖同一命亦分為三等故前文云

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大國次國小國大夫雖同一命當皆分為上下二等文已具於上今總云下大夫者對卿言之

嚴陵方氏曰大國對下卿言卿指上中可知小國特言卿則無三等之卿可知言下大夫則不及上中者蓋諸侯無中大夫而卿即上大夫故也前言上中下之所當而與此不同者位雖視其命不能無詳略之

異故也典命著諸臣之命又與此不同者此非周制故也故此命不及於士焉蓋爵出於命至周始列士於爵故也夫命者禮儀之等數受制於天子之名也以貴賤有常數厚薄有定分猶天命焉是以謂之命也

山陰陸氏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命數與大國同而典命所謂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是也然則

周官子男之卿再命今此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者蓋言畿内小國之卿如此與上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同義鄭氏謂或者欲見畿内之國二卿與是也

李氏曰周官典命職曰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士不命其大國所謂諸侯之國而其小國則所謂庶方小侯之國與

講義曰以鄉考之大國次國小國之鄉皆有上中下三等之别其大夫皆有上下二等之别至於命數之多寡則三命再命一命是也故記者舉其略曰大國之鄉不過三命下鄉再命小國之鄉與下大夫一命由是推之則大國之上鄉三命中鄉下鄉皆再命次國之上鄉再命中鄉下鄉皆一命小國之鄉與上國次國小國之大夫皆一命可不言而喻也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

定然後祿之

鄭氏曰論謂考其德行道藝辨謂考問得其定也易曰問以辨之爵謂正其秩次祿與之以常食

孔氏曰此一節論擇賢材任以爵祿之事官其人必先論量考問事已分辨得其定實故云辨雖考問知其實未明其幹能故任以事事又幹了然後正其秩次除授位定然後與之以祿

嚴陵方氏曰民之有材猶木之材也欲授之以官可

不隨其人材而用之乎然一人之知識固不足以盡其大小之論也可不與衆而公言之乎故必先論之後又言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者蓋辨之然後定使之者不必官之任官者不止於任事皆重輕之别也此特言民材而已然則進士之賢者馬其言所以不同

馬氏曰凡民之材有大小之不同其德則有知仁聖義中和其行則有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則有禮樂射

御書數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之者論其德行道藝之實而視其材之所有也論之已辨然後使之任其事也才足以充公卿之任則使之為公卿才足以充大夫士之任則使之為大夫士故任事然後爵之爵有高下則祿有厚薄位者視其爵祿之高下而祿者稱其爵之等差也故曰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凡此皆所以官民之材也下文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至位定然後祿

之亦與此同意也周官曰以德詔爵以能詔事所謂德者即賢之謂以能詔事者乃任事者也蓋司馬辨論官材論國中之士也凡官民材者兼萬民而言之也養國中之士與養萬民之士蓋有以異也論國中之士其法則致詳故考校於中年論萬民之士其法則致略故三年然後論之雖其考校之法有異而其論辨之意則同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官民材論之出於衆使之出於

獨任事然後爵之則以爵稱材位定然後祿之則以祿稱爵論使盡其實則在下者無妄進之濫爵祿適其宜則在上者無妄施之失下言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與此不同者任事然後爵之能者也任官然後爵之賢者也此言官民材下言論進士之賢者則賢能之辨可知

石林葉氏曰人之材或成其為賢或成其為能必論其所長而使之論所長而既別矣入而使之長民而

民化出而使之治民而民安則可以任事矣既任事而後爵之以公侯伯子男之位大夫士之位位既定而後禄之以百里七十里之田雖然不可不與士共之故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古之君子審克如此而必與士共之者以士上足以兼大夫而下至國人者也

延平周氏曰使之故任以事爵之故其位定使之則固有稍食而所謂禄之者言采邑也

廬陵胡氏曰論謂物論自古用人必采公論以辨别當否任事然後爵之所謂試可位定謂材稱其位公論翕然定矣然後禄之末世位不定而尸禄者滔滔皆是

禮記集說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二十八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萬朝宗

禮記集說卷二十八

宋 衛湜 撰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鄭氏曰必共之者所以審慎之也書曰克明德慎罰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賙餼也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

居是也周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孔氏曰此一節論爵人及刑人之事謂殷法也周則天子特假祖廟而拜授之故洛誥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時册命周公故特祭文武若諸侯爵人因嘗祭之日故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是也刑人於市謂貴賤皆刑於市周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也與衆棄之故天

子諸侯之家不畜大夫不養士遂之於塗不與言放逐棄去不干及以政教之事田里所以安其身賙餼所以養其命皆是為生之具今並不與是不故欲使其生也鄭引虞書證經屏之四方量其罪之輕重合所適之處而居之也引周墨者守門以下明周家畜刑人與夏殷異也

延平周氏曰衆不足以知人可以知人者士而已故爵人則與士共之刑人則與衆棄之孟子言國人殺

之而不言國人用之以此

長樂陳氏曰爵人於朝周官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貳之是也刑人於市周官鄉士遂士所謂肆之三日是也書之洛誥與祭統言爵人於廟不於朝周官王之同族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而不於市者命之於廟未嘗不論於朝親者在所隱不可例之於國人凡此皆周制也

嚴陵方氏曰爵所以及有德陽之事也朝在南則陽之所也刑所以加有罪隂之事也市在北則隂之所也朝者士之所立故言與士共之市者衆之所會故言與衆棄之蓋有德者人之所共予有罪者人之所共棄上言共下言棄互相備也凡此以見人君之所好惡非出於一人之私情爾畜亦養也謂之畜則所養者衆矣於公家言畜於大夫言養大小之别也至於士則又不嫌於不能養特遇之塗弗與之言而已

弗故生者使然為故弗故生則不使之生之謂也

馬氏曰爵者天之所以命有德刑者天之所以討有罪人心從則天意亦從故聖人之制爵刑不拂百姓以從巳之欲而與衆共之也此與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同意公家勢足以畜之大夫勢足以養之士者其勢不足以畜不足以養故弗與言也夫自棄者先王亦從而棄之故屏之四方亦弗戮也自暴者先王亦從而暴之故

不及以政亦弗生也然則好生者聖人之大德而自暴自棄者不足與有為也不足與有言也

李氏曰書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蓋撻之將以達之使遷於善書之所以戒之使遠於罪故曰欲並生哉至於流則不欲其生矣故曰亦不故生也流止於不故生至於放則棄之而不得以生矣

石林葉氏曰公家不畜者亦不以國蔵惡也大夫弗

養者示不以家私惡也士遇而弗與之言者示不以身親惡也

廬陵胡氏曰必共之者合公議也岳牧咸薦舜是也必與衆者不私殺人也示弗故先儒云不欲其生也夫舜有五流即此屏之四方也舜亦不欲其生乎如使舜不欲其生意在殺之安得為好生之德哉究經意蓋謂所以困苦之者示若弗故生欲其改過乃若聖人之心則未嘗不欲其生也

劉氏孟治曰君天也君之喜怒賞罰天之雨露雷霆也福善禍淫天之賞罰也舉善去凶人君之賞罰也天豈能日求天下之善惡者罪福之人君亦豈能一一賞罰天下之善惡哉亦取其尤以示於衆而已爵人於朝所以勸君子士之所共樂也刑人於市所以懲小人衆之所共惡也君子聚於朝故爵人於朝衆人會於市故刑人於市以此見人君之喜怒非一人之私焉刑人者人君所以懲惡衆人所棄故公家及

大夫士皆遠之惟其所之言流放竄逐任其所往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鄭氏曰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諸侯遣卿大夫聘問及自親朝之事案聘禮記曰小聘曰問三介大聘使卿為介有五

人其小聘唯三介故鄭知小聘使大夫也案昭三年左傳鄭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鄭云晉文霸時所制也又案尚書五載一巡守鄭註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是虞夏歲朝也其聘問無文可知周禮大行人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是各以服數來朝也

長樂陳氏曰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諸侯之於天子聘所以通好朝所以述職通好不欲踈故比年一小聘述職不欲數故五年一朝其聘於鄰國之禮蓋亦如此故聘亦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周官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亦載歲相問殷相聘是也書與周官先言朝而後言廵守朝於京師者也舜典先言廵守而後言朝朝於方岳是也此言一朝而繼之以五年一廵守者則朝於京師明矣五年

一巡守者虞夏之制則五年一朝為虞夏之制亦明矣　又禮書曰輕財重禮交人之道也聽命達言使者之事也三輔人語輕財曰聘則聘之為義可知矣古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小聘曰問大聘曰殷既歲聘矣中復盛聘此周禮所以言殷相聘春秋傳所以言殷聘禮也左傳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饗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則小聘之問雖不饗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

不郊勞其禮如為介三介然則小聘蓋亦卿爾以其與君為禮也鄭氏曰小聘使大夫其說無據聘雖有國者之禮而其下亦有焉故凡聘女曰聘問人曰聘是也春秋書王臣來聘八諸侯之臣來聘二十有五或稱名或稱字或稱弟或稱公子或稱公孫或稱人或不稱氏或不言使其褒貶輕重各稱其事非可以一端求也

嚴陵方氏曰朝必以五年為節五為天地相合之數

君臣之際有天地之義焉故其朝聘廵守皆取數以五為節焉言諸侯五年一朝而繼言天子五年一廵守與周官先言五服一朝而後言乃時廵同義疏數雖異先後之序一也聘義言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於天子言一於諸侯則不言者蓋天子則一而已諸侯之衆其相聘不止於一故也廵守四方亦止言一者自天子言之也

馬氏曰唐虞之制則五服以一服侯王而以四服遞

年而朝書曰五載一巡守而羣后四朝至於周則六服歲朝各以其服而來書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以此推之則五年一朝者疑其殷之制也說者以為晉文公之制蓋非是也王制者記王者之制而以為霸者之制可乎

山陰陸氏曰五年一朝謂諸侯既更五年一同至京師所謂大朝會是也書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春秋傳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

朝以議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歲聘即此所謂小聘間朝即此所謂大聘或言朝或言聘其實一也再朝而會即五年一朝再會而盟即五年一巡守

石林葉氏曰康成以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六服以數來朝今以經傳攷之固如其說豈當時記者誤推晉文之制以為諸侯之於天子亦若此與至於五年一巡守而又與周異

者以虞氏之世法始成而未備則脩五禮而巡守歳數周之世法已備而趨變既悉則脩法則而巡守歳疏此諸侯之朝所以六年為限而王之巡守以十二歳為期

臨川王氏曰孔子謂虞夏歳朝以尚書考之恐無此禮巡守則朝於方岳之下此謂五年一朝疑即是方岳之朝也

廬陵胡氏曰堯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云虞夏

之制諸侯歳朝是也然鄭説孝經及熊氏説則皆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廵守今考鄭意蓋謂舜時廵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歳徧是歳一朝也鄭説合矣孝經註及熊氏説非也然鄭謂此大聘朝晉文霸之時所制則非案左氏昭三年鄭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令諸侯三歳而聘五歳而朝故鄭據以為解不知子大叔之言乃諸侯朝霸主之法非朝天子也况文襄身不

肯朝京師豈能令諸侯朝天子乎夫襄王狩於河陽晉文帥諸侯朝於王所而已不朝於周也然鄭註誤矣

天子五年一廵守歲二月東廵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鄭氏曰天子以海内為家時一廵省之五年者虞夏

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廵守岱宗東岳也柴祭天告至也覲見也就見老人也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民之志淫邪則所好者不正同陰律也

孔氏曰自此至用特一節論王者廵守四岳柴望及紬陟之事堯典云五載一廵守正謂虞也若夏與殷依鄭志當六年一廵守也案白虎通云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廵守以此言

之夏殷六歲者取半一歲之律呂周十二歲者象歲星一周也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故云周十二年也歲二月者皆以夏之仲月律歷當其中也二月八月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隂陽終故取四仲月也岱者言萬物相代於東方宗尊也岱為五嶽之首故為尊也燔柴以祭上天而後望祀山川覲謂見東方諸侯其見之禮案覲禮云諸侯覲於天子為宫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註云王巡守

至於方岳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宫以見之是也到方岳見諸侯之後問百年者就見之若未至方岳於道路有百年者則王亦先見之故祭義云天子廵守先見百年者下云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道經之則見之則知百年者道雖不經所在就見之也大師是掌樂之官令各陳其國風之詩以觀君政之善惡天保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若其政惡則十月之交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是也命典

市之官進納物賈之書以觀民之好惡若民志淫邪則愛好邪僻之物是欲知君上善惡也典禮之官於周則大史也考校四時及十二月之大小時有節氣蚤晚月有弦望晦朔考之使各當其節又正定甲乙之日陰管之同陽管之律玉帛之禮鼓鐘之樂及制度衣服各有等差當正之使正堯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文小異而意同也大師云執同律以聽軍聲鄭恐以同為齊同此律故辨之

中山成氏曰天下廣大四方隱僻南面之君多行威
福恐其不奉天子之制度故有巡守亦憂民之至也
長樂陳氏曰巡守之禮凡大山川於其所至則望之
故時邁言巡守告祭柴望也於其所過則祀之故般
言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柴望先於覲諸侯尊神也
見百年先於陳詩納賈貴老也尊神而後貴老貴老
而後觀民事之序也陳詩以觀民風則觀其所習納
賈以觀好惡則觀其所趨然民風有厚薄好惡有邪

正特言志淫好辟者以所觀者為淫辟故也陳詩納賈所以觀在下者之所尚考時月至於制度衣服所以觀在上者之所行考時月定日所以和天道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所以齊人道也蓋積日以為月積月以為時於月則考之於日則定之是考之於既往定之於將來也言禮樂制度則衣服舉矣又言衣服者蓋民德之不壹僭亂之所起常在於衣服之閒尤在致詳故也　又禮書曰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

三望泰山河海而已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諸侯之望皆其境内之名山大川也望雖以名山大川爲主而其實兼上下之神故詩於柴望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周禮於望皆言祀而不言祭又典瑞四望與山川界玉大司樂四望與山川異樂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公羊曰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可知矣望祀或設於郊天之後或設於巡守之方或旅於大故之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

祀也崔靈恩謂四望之祭歲各有四不知何據然也望祀其兆四郊其牲各放其方之色其樂姑洗南吕大磬其玉兩圭有邸其服毳冕其位䇲以辨之而植表於其中周禮所謂旁招以䇲晉語所謂置䇲蕝設表望是也白虎通謂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為尸其言雖無經見要之宗廟之尸用同姓非宗廟之尸用異

姓

嚴陵方氏曰天子分土建國命諸侯以守之未必人

人稱職也故五年一廵而省之廵守者廵所守而已葢諸侯非徒守天子之土亦所以守天子之法天子廵之將以脩其法而已天子之法至周詳矣方虞夏之際其為法尚未能詳故其脩之冝數也春自東方而東廵守所以順天時也行必以仲月者以見廵守之禮無適而不用中焉五月八月十有一月廵守其義亦若是而已岱宗者以其易姓則升此而告代故謂之岱以其為五嶽之長而衆山之所宗也故稱宗

於東言岱則知南之為衡西之為華北之為恒矣巡守必居方岳之下者依名山而居使諸侯知所趨故也柴而望祀山川即詩時邁言巡守告祭柴望是也以天之高故燔柴以上達以山川之遠故望而祀之皆所以告至而已問百年者就見之所以乞老者之言也詩所以言志風所以從上詩言之哀樂足以見民風之厚薄民風之厚薄足以知上政之得失故命大師陳詩焉志淫言所志之淫好辟言所好之辟民

之所志所好不必皆淫辟然止以是為言者蓋觀之所以防其淫辟故也賈即價也王者必須歷以一天下正朔故巡守則考時月焉作歷者不能無贏縮及其久也日不能無差故巡守則必定日焉蓋考之慮其不一定之欲其無差律有陰陽禮有隆殺樂有清濁制有大小度有長短衣服有文質未嘗同也此所謂同欲其同出於天子而已同出於天子則正於一故終言正之同則所以正之故也

馬氏曰蓋先王廵守之所至必以其所至而告天也故柴而境内之山川又不可以不祭故望祀柴者言其達之以煙以其高故也望者非即而祭之以其遠故也陳詩以觀民風視其詩則足以知其風之美惡也若觀唐之風則好儉可知矣若觀陳之風則好淫可知矣賈者物之貴賤厚薄之齊也物之貴賤厚薄無常民之所好則物之賤者貴民之所惡則物之貴者賤民之所惡失其實則所志者淫所好者辟由其

上之人無其道以禁之也故命市納賈不惟俯有以知民之所好惡而仰有以察諸侯之政也考時月定日者所以示其東作西成之事而恐差其候也雖然歷象日月星辰君職者之事也然而先王巡守必考時月定日者蓋先王歲先須朔於諸侯使諸侯受而行之巡守而考定之者又慮其得之不詳而候之差也度量權衡者律之本也而律者蓋度量權衡之所自出也於律則同之欲其有同而無異也禮樂者先

王之所以為教而以一民心制度衣服者先王之所以為政而以一民行政教者在上者之所出而諸侯則其法守而已故正之欲其有異而不敢同也

山陰陸氏曰東巡守至于岱句宗讀如宗祀文王於明堂之宗異於郊丘尊而祀之之名也故曰於郊也故謂之郊天一而尊故曰宗柴宗在柴上山川則卑而衆也故曰望秩秩在望下書於言宗柴故言望秩於言類言禋故言望而已亦以此

延平周氏曰告至然後覲諸侯神人之序也覲諸侯然後就見百年之有道者貴賤之序也就見百年者所以訪時政之得失既訪時政矣然後觀民風故命陳詩既觀民風矣然後觀民情故命市納賈以觀其美惡好非其所好惡非其所惡則志淫好辟可知矣而復言之者示其尤在所致詳也命典禮以考正之者乃其所終始者也定於考為詳正於定為略

石林葉氏曰春從東而始至於岱宗柴告於天也望

祀於山川告於地也或曰望祀或曰望秩者秩其無文而祀其在祀典者也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與此不同何也蓋洪水之流民方出於昏墊而舜之攝政亦以其時為未平也日月有不合則協之有不齊則正之度量權衡有未一則同之禮有未備則脩之王制所言治世已平矣故時月無不合慮其不合則考以成之日無不正慮其不正則定以齊之禮樂衣服無不備慮其有變革則同而一

之唯其洪水之後而其教詳故言度量衡在其中雖然舜不言衣服而王制特言正之何也盖衣裳之備自虞氏始流及於三代則其文盛矣其衣裳備矣未見其弊舜亦不可得而正之及其文盛而弊也衣服有二而民德不歸於一此所以特正之也

新安朱氏曰五載一巡守此是立法如此若一歲間行不徧則去一方近處會一方之諸侯如周禮所謂十二歲巡守殷國殷國即是會一方之諸侯使來朝

也又云廵守亦非是舜時創立此制葢亦循習將來故黄帝紀亦云披山通道未嘗寧居

永嘉徐氏曰時廵五載一講其諸有虞之制乎有虞之時一歲之間周徧四嶽羣后四年一見五年而徧矣故天子一廵其守也夏暑祁寒南廵北守而不厭其勞矣夫豈不能養尊高拱而坐撫萬方至於終歲勤動者所以省方觀民忘勢盡下庶民隱之未究也虞氏廵守之禮亦簡易而不煩其考制度有經其

行黜陟有方因巡守之歳同其度量協其時月正其日脩其五禮命大史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其攷制度有經如此削其不敬者黜其不孝者不從其流之畔上者討之有功德於民者從而加地進律其行黜陟有方如此然而一歳而徧四嶽王通以為兵衛寡而征求少斯言得之矣不然不幾於病民力乎至成周之世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蓋必十二年而一巡守者六年之間六服畢朝

之後而後王始時廵一年廵一方也然周時禮制繁重非若有虞之簡易矣文物益備兵衛益多君行師從雖欲盡一歲而徧之有不可得至其攷制度行黜陟亦視虞禮有因革損益矣攷之周官行人自一歲徧存三歲徧頫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脩法則十有二歲而後廵守之禮行焉則所以考制度者與虞異矣考之孟子論三王之地闢者則有慶田野之荒蕪則有責一不朝則黜其爵再則削其地

三則六師移之則所以行黜陟與虞異矣自武王定殷之後蓋嘗巡守而告祭柴望矣祀四嶽河海矣至成王非無行人掌人之官以巡邦國而周官所載撫萬邦巡侯甸以綏兆民則知聖王勤民切至如此非固曰遊豫而已穆王周行天下轍跡徧於四海而周道衰焉齊景公欲觀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琊以求比至於先王之觀而晏子爲言天子適諸侯無非勤民之事豈徒爲是逸豫以亂民哉秦皇登之罘

上泰山以刻石頌德舟車所至履危殆者數矣漢武三月之間周行萬八千里十三年之中徧於五嶽四瀆其荒唐益甚焉

長樂劉氏曰就見百年之老則民不敢慢於其親采察萬民之詩則國不敢瀆於其化觀其百物之價則民不敢淫於所好考其正朔之協則事不敢違於其時同其律度之程則民不敢輕於其信肅其宗廟之祀則下不敢忘於其先謹其禮樂之行則民不敢悖

於其中執其制度之常則臣不敢肆於其僭賞其功德之懋則下不敢怠於其脩凡是十者邦之大典也先王所以仁民之綱而御諸侯之大柄也既躬迪之以為教化又就考之於四方以行絀陟此成湯所以建中於民而歷年六百也

李氏曰陳詩以觀民之志而曰風者葢政出於法度者日月時歳之所能齊律度量衡之所能一風出於德性德性有厚薄寛急先王不能一也要之不失法

度皆在善矣而其善不同故諸侯之詩無雅而有風詩以觀其志貫以觀其厚有德教則民之志不得以淫故天子有正雅諸侯有正風有善政則民之好惡不得以僻故物之靡者必黴害者必亡天子之於諸侯考其政教而已

鄭氏曰古者天子巡守徧歷四岳觀諸侯考禮樂制度正朔之外又就見百年者命陳詩以觀民風命納賈以觀好惡凡物之情偽俗之美惡政之善否民之

休戚無不知也天子之尊其勤勞如此後世既不能如古之廵守而以州郡之守鄉邑之長為親民之官漢世猶詔二千石出入阡陌勸農桑致勞來尚有古人之意

劉氏孟治曰古者宣民情以詩自公卿大夫士以至小夫賤隸皆得以陳君臣之失故民有怨乎其上敢言矣而不敢怨敢怨而不敢叛何者其中之所以蓄怨含怨於詩皆得以備陳矣命掌詩之官陳詩以觀

民風則下之情得以上通而上之有過亦可以自知矣納賈如周官司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商賈阜貨而行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則知民情之好惡民心之向背繫焉天子觀此二者既有以自省諸己又有以察乎風俗於此則防民之淫禁民之辟皆可以次第舉矣後世禁民以言而民情壅焉而不通虐焉而無告奪民以利而耕者之不得食寒者之不得衣於是蓄怨俟間一旦決裂疾

視其上而賊其長吏豈獨其民之罪哉下有言而不得上通上有德意志慮而不能下達良由太師司市之官廢而民風好惡天子不得而知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亦悼詩亡之不可復見也王者之有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豈使國家異觀遠近異政命典禮考時月正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者凡欲其有所統一也況夫律歷之贏縮失其序則時月日律之失其度法度之不正則禮樂制度之失其

常故堯之命羲和敬授人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皆此意也若月令之合諸侯制命百縣為來歲之受朔日乃飭司服具飭衣裳必循其故皆先聖之不敢忘況當巡守之時其可不揆而正之乎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

民者加地進律

鄭氏曰舉猶祭也不順者謂若逆昭穆流放也討誅也律法也

孔氏曰山川是外神故云不舉不舉不敬也山川在其國竟故削以地宗廟是內神故云不順不順不孝也宗廟可以表明爵等故絀以爵鄭註逆昭穆如魯逆祀躋僖公也釋詁文云法謂法度諸事皆是即大行人上公九命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之等

是也

長樂陳氏曰不敬則無禮矣不孝則不仁矣不從與畔則不道矣無禮未至於不仁不孝未至於不道此所以削地而後絀爵絀爵而後流討也削絀流討而繼之以加地進律者退不肖然後可以進賢故也易大有象先遏惡而後揚善詩巧言先如怒而後如祉鄉簡不帥教者然後論秀士樂正告不帥教者然後論造士皆禮意也

嚴陵方氏曰不舉其祭祀之禮者為不敬不順其昭穆之序者為不孝削地所以貶其國絀爵所以貶其身孟子言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者豈非夏殷之制與乎神祇衆矣止以山川為言者蓋諸侯之所守以山川為大故魯頌言錫之山川經文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皆此意也天曰神地曰祇此以山川為神祇者自其無所屈言之皆可謂之神自其有所別言之皆可謂之祇禮外也故可變

樂內也特可易而已此淺深之別從則隨而有所順
畔則敵而有所逆言不從則未至於畔也特為不從
而已所以為輕重之別也流則放之唯其所之討則
以法致其誅焉夫廵守固所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
正之也則其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者必流討其君
豈為過哉有功於民則加地有德於民則進律也孟
子曰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
有慶慶以地此非加地於有功者乎樂記曰天子之

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此則進律於有德者乎

馬氏曰加地者益以地也進律者進以爵也夫有德者則進以爵而以律言之何也蓋律之猶言法也益以地進以爵皆以法而進之也若子男以五為節則進之以七侯伯以七為節則進之以九此其所以以律言之也

李氏曰周官以八則治都鄙而始言祭祀以馭其神

經言五刑之罪而莫大於無親無法次之無上為後此山川神祇有不舉不足以事神者也宗廟有不順無親者也變禮易樂無法者也革制度衣服無上者也其罪自重而至輕削以地未至於絀以爵絀以爵未至於君流君流未至於君討其法自輕而至重何也蓋罪之重者先王治之於其輕則不使至於重罪之輕者先王待之以重則使不敢犯其輕先王之流不從討不服非怨其無法讎其無上也以無法為傷

民故不得已而流之以無上為亂民故不得已而討之周官司馬九代之法則言其詳而其所謂削之者蓋削以地也所謂眚之者蓋絀以爵也杜之者所謂君流也正之者所謂君討也夫不孝不恭不順不服者固不可一日容於盛世而其正之必俟於巡守者蓋見聖人仁於用刑之意故巡守也始於論言語協辭命諭書名聽聲音至於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而後王乃巡守其有犯王命者是亦不

可教矣先王之政已亡其餘澤已熄鄭人來歸祊而泰山之祀不舉魯躋僖公而宗廟不順杞用夷禮作淫樂而禮樂變易作丘賦聚鷸冠而制度革祭祀不舉而不能削其地宗廟不順而不能絀其爵變禮易樂而不能流革制度而不能討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石林葉氏曰王者所述多三代之制以三代方堯舜雖治天下無異道而教亦有不同者矣是以衣服制度上所以造治本也敢以其故而專革之是畔其君

畔其君則征伐之有辭矣是故其罪討禮樂自天子出所以飭治具也敢以禮為常而變之以樂為久而易之是不從其君不從其君則無以别於要荒之遠故其罪流至於宗廟之在其國以封爵而得立不能祀則不順乎親也故因其爵而絀之山川之在其地而得為之主不能舉則不恭其祀也故因其地而削之絀也削也皆無功德於民其罪雖不均合而言之皆為黜幽言也及夫有功於民者加地進律則所謂

陟明也加地所以為禄而禄則報功進律所以為樂而樂則彰德昔嘗有功而報之以禄矣今以功愈多而增之故曰加地昔嘗有德而賜之律矣今以德愈脩而進之故曰進律先王一出省方而風俗厚薄周於人諸侯黜陟詳於上此三代盛時天子視聽不出於旒纊而四海見於一堂之上者得其操術也

金華應氏曰王制所記四廵之禮與舜典所載無甚相遠也然帝舜之所行者脩五禮輯五瑞復五器上

下交際之儀溫溫乎其可挹也王制之所至則以削絀流討之罰警於先以加地進律之賞誘於後賞罰黜陟之政凜乎其甚嚴也夫舜豈全無黜陟哉特其德勝而不深恃夫法焉耳世之淳漓治之繁簡德之盛衰於此可觀矣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

鄭氏曰假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

孔氏曰案爾雅釋山云泰山為東嶽郭註云在奉高縣西北霍山為南嶽郭註云在衡陽湘南縣南郭又云今在廬江潛縣西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讖緯皆以霍山為南嶽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人皆呼為南嶽南嶽本自兩山為名非從近也如郭此言則南嶽衡山自有兩名一名衡山一名霍山自漢武帝以來始徙南嶽之神於廬江霍山耳華山為西嶽郭註云在

弘農華陰縣西南恒山為北嶽郭註云在恒山上曲陽縣西北每五年廵守而歸從始祖下及於禰廟各用一牛故堯典云歸格于藝祖用特祖既用特明知各用特也又洛誥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各用一牛也然則唐虞及夏五廟則用五特殷用六周用七也

馬氏曰自五月南廵守至於西廵守禮其禮則同而終之以歸格于祖禰用特者蓋言其廵守歲徧而歸

之必告於祖也

李氏曰田僕職曰以田以鄙則王之於都鄙未嘗無巡守而止言四嶽之諸侯者盖先王之於畿内諸侯也有祭祀以馭其神則山川無不舉祭祀無不順有禮俗以馭其民則禮不得變樂不得易制度衣服不得革矣盖聖人治之略則考之詳治之詳則考之略所以致四海於一堂之上也

延平周氏曰歸必告於祖禰者事死如事生也牲特

者約於事神則自奉者可知

嚴陵方氏曰天子之出必造乎禰及其歸也必假于祖禰出而造之所以象生時之必告也歸而假之所以象生時之必面也特一牛也用特以見約焉先王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所不敢約也然其約如此則廵守之不為煩費可知下文言造乎禰而已則不必用特也於用特而及乎祖則造禰之時不嫌於不及祖矣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鄭氏曰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

孔氏曰此一經論天子廵守之禮將出謂初出時也知此是廵守者以下別云出征也類乎上帝祭告天也鄭註云五德之帝應祭四郊獨云祭於南郊者謂王者將行各祭所出之帝猶周人祭靈威仰於南郊

是五帝之一總云五德耳宜乎社者巡行方事誅殺
封割應載社主也云宜者令誅罰得宜又社主乎地
也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然必歷至七廟知者前
歸假既云祖禰明出亦告祖禰也今唯云禰者白虎
通云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
不至祖也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是
類為祭名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
社而後出謂之宜是宜為祭名大祝一曰類二曰造

是造為祭名也諸侯將出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不得告天故從社始亦載社主也造乎禰者亦告祖及載主也案皇氏曰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於齊車書云用命賞于祖是也令出辭别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為不敬也若還則先祖後禰如前所言也

横渠張氏曰類者與旅相似言既祭東方帝則東方山川百神皆從而望祭所謂類者以一類祭也若非

時有事於一方則止以其方之百神從祭於一方之上帝故亦言類

長樂陳氏曰周官大祝大師則先冝社而後造祖大會同則先造廟而後冝社此先冝社後造禰蓋言軍師之事與然天子諸侯豈特將出而有是哉於其所至未嘗不類帝書曰至于岱宗類于上帝是也於其所有事未嘗不告社禰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也帝非不可以言造以類為主社禰非不可

以言類以造宜為主　又禮書曰書曰類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禡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肆師類造上帝則為位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類上帝大會同造于廟詛祝掌類造之祝號禮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造于廟則類者類其神而祭之也造者即而祭之也類之所施或於上帝或於日月星辰或於社稷或於宗廟類之所因或以巡守或以大師或以

大裁造則或於上帝或於祖廟凡此皆有所祈也不若大旅之有所告而已故大祝六祈有類造而無旅馬鄭康成以宗伯之四類爲日月星辰蓋以四類在四郊四望之下而知之也爾雅以詩之是類是禡爲師祭蓋以大祝大師類上帝而知之也社稷宗廟非大裁則無類祭上帝非巡守之所至則無造祭書云至于岱宗柴詩言巡守告祭柴望此蓋造上帝之禮也巡守於其將出則類上帝於其所至則造上帝大

師於其將出亦類上帝於其所至特禡於所征之地而已昔武王伐紂既事而退柴于上帝成王營洛位成之後用牲于郊牛二此蓋類禮也何則書於舜之既受命則類乎上帝於湯之既受命則告於上天是既事則必祭祭必以類禮也於舜之既受命言類則湯之既受命而類可知既受命而類則師之既事邑之既成又可知也類造之禮其詳不可得而知要之劣於正祭與旅也觀祀天旅上帝而大宗伯掌之類

造上帝小宗伯肆師掌之則禮之隆殺著矣四類日月星辰於四郊則類上帝蓋南郊乎

嚴陵方氏曰前言巡守之歸而不言出此言出而不言歸者互相備也宜造則諸侯之所同類上帝則天子之所獨者諸侯以天子為天且以為降殺之别故也經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其言正與此合

馬氏曰類者以其事類告於上帝其禮則略於祭天宜者以事之宜而告於社而其禮則略於祭地

山陰陸氏曰類見曰類旅見曰旅類言上帝以為類而後可出宜言社以為宜而後可出

李氏曰類其禮有類於正祭也宜其義有稱於事也造造而告之也天神遠人而尊故言禮以致其敬地祇近人而親故言義以致其意於祖禰則以生道事之而已故告以道其事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尊卑之序也泰誓曰受命于文考類于上帝宜乎冢土告之先後之序也

延平周氏曰大祝之六祈其一曰類言雖有事而祈亦類於常禮宜者求其無所不宜故禳災以宜為求見福佑也造亦六祈之數蓋求其有所至也帝者遠人而尊故以禮言之社者近人而卑故以福佑言之禰則親之而已故以所至言之

石林葉氏曰天子君也君則天道故類乎上帝諸侯臣也臣則地道故宜乎社其出必告故皆造乎禰其反必面故皆假于禰造者告其行也格者告其至也

舜所以攝政此一巡守而告於天皆言類者蓋舜之受禪天命也此巡守而黜陟亦天命也順天命以受禪行天命以黜陟皆以類相求也地理有宜而巡守所出皆理所宜行故於社皆言宜也周官大祝之六祈一曰類二曰造獨不及宜意猶類也書亦曰類乎上帝宜乎冢土則是其祭同於類禮而宜則言其意矣蓋古者君出於外必載遷廟之主與社之主于車有功而賞則告之祖有罪而誅則告之社亦不敢專

也然則武王先受命於文考而後行類宜之祭王制則先類宜而後造於禰何也以其致親言之則先受命者所以尊祖考以其致尊言之則先類宜而後禰者所以親天地此武王之伐紂所以異乎王制之巡守也雖然祖考為親推其親親之仁而於內則主愛故出而造歸而格在武王之載於書則略天地為尊推其尊尊之義而於外則主恭故出而類宜至於燔柴望祀在王制之言於禮為詳

講義曰類謂合於禮而不僭也書曰肆類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禡然則以類為名者取其合禮也

禮記集說卷二十八